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西方古典学研究

奥德修斯的世界

The
World
of
Odysseus



M. I. Finley

〔英〕M. I. 芬利 著

刘淳 曾毅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西方古典学研究

奥德修斯的世界

The
World
of
Odysseus

M. I. Finley

[英] M. I. 芬利 著

刘淳 曾毅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73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德修斯的世界 /（英）M. I. 芬利（M. I. Finley）著；刘淳，曾毅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

（西方古典学研究）

ISBN 978-7-301-30012-1

I. ①奥… II. ①M… ②刘… ③曾… III. ①史诗—诗歌研究—古希腊
IV. ①I54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7233 号

The World of Odysseus, by M. I. Finley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nguin Books, an imprint of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书 名	奥德修斯的世界 AODEXIUSI DE SHIJIE
著作责任者	[英] M. I. 芬利（M. I. Finley）著 刘 淳 曾 毅 译
责任编辑	欧 阳 王晨玉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012-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15.5 印张 250 千字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西方古典学研究
编辑委员会

- 主 编：黄 洋 （复旦大学）
高峰枫 （北京大学）
- 编 委：陈 恒 （上海师范大学）
李 猛 （北京大学）
刘津瑜 （美国德堡大学）
刘 玮 （中国人民大学）
穆启乐 （Fritz-Heiner Mutschler, 德国德累斯顿大学）
彭小瑜 （北京大学）
吴 飞 （北京大学）
吴天岳 （北京大学）
徐向东 （浙江大学）
薛 军 （北京大学）
晏绍祥 （首都师范大学）
岳秀坤 （首都师范大学）
张 强 （东北师范大学）
张 巍 （复旦大学）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古典学是西方一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问，初时是以学习和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研读和整理古代希腊拉丁文献，阐发其大意。18世纪中后期以来，古典教育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古典学逐渐发展成为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现代学科，也是西方知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人文学科。

在我国，明末即有士人与来华传教士陆续译介希腊拉丁文献，传播西方古典知识。进入20世纪，梁启超、周作人等不遗余力地介绍希腊文明，希冀以希腊之精神改造我们的国民性。鲁迅亦曾撰《斯巴达之魂》，以此呼唤中国的武士精神。20世纪40年代，陈康开创了我国的希腊哲学研究，发出欲使欧美学者以不通汉语为憾的豪言壮语。晚年周作人专事希腊文学译介，罗念生一生献身希腊文学翻译。更晚近，张竹明和王焕生亦致力于希腊和拉丁文学译介。就国内学科分化来看，古典知识基本被分割在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传统学科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日知（林志纯）先生始倡建立古典学学科。时至今日，古典学作为一门学问已渐为学界所识，其在西学和人文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希冀它成为古典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一个知识与精神的园地。“古

典学”一词在西文中固无歧义，但在中文中可包含多重意思。丛书取“西方古典学”之名，是为避免中文语境中的歧义。

收入本丛书的著述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开始出现一批严肃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者，尤其是立志于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他们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其研究往往大胆而独具见解，代表了我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和发展方向。二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我们选择翻译出版在一些重要领域或是重要问题上反映国外最新研究取向的论著，希望为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定的指引。三是西方古典学研习者亟需的书籍，包括一些工具书和部分不常见的英译西方古典文献汇编。对这类书，我们采取影印原著的方式予以出版。四是关系到西方古典学学科基础建设的著述，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的汉文译注。收入这类的著述要求直接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译出，且译者要有研究基础，在翻译的同时做研究性评注。这是一项长远的事业，非经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见成效，但又是亟需的学术积累。我们希望能从细小处着手，为这一项事业添砖加瓦。无论哪一类著述，我们在收入时都将以学术品质为要，倡导严谨、踏实、审慎的学风。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领读者走进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世界，也盼望西方古典学研习者共同关心、浇灌这片精神的园地，使之呈现常绿的景色。

“西方古典学研究”编委会

2013年7月

导 言

出版六十五年之后，《奥德修斯的世界》仍是英语世界上最著名的关于荷马的著作。然而它的成功在当时却是令人意外的。那时作者摩西·芬利四十一岁，是一名失业的学者，只发表过四篇文章。正如大多数博士论文一样，他的博士论文是一部循规蹈矩之作，由一家二流出版社出版，此前也没有为了出版而进行适当的修订，故此不足以让他在学术界得到晋升。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助理教授，并且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呆了一年时间。他还从未离开过美国，而当时美国的古典学研究还没有今天的重要地位。此前他不曾造访英格兰，却将在那里度过余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社会主义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取得胜利，另外那些不利于他的标签已经成为过去。芬利曾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为时大约十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还曾担任一些组织的领袖。这些组织呼吁美国与苏联携起手来，向红军和苏联难民——尤其是因为纳粹入侵而面临种族灭绝威胁的犹太人——提供物质支援。他在纽约从事这样的工作，也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古代史。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转而与其社会主义盟友为敌，并将芬利和别的美国共产主义者视为内奸。与其他许多人一样，芬利也被列入黑名单。如果他留在美国，也许永远无法找到另一份大学教职。

II 奥德修斯的世界

芬利是犹太人。在他登上黑名单并受到政府监控这件事上，反犹太主义和反共主义都起到了作用。受过古代史训练的美国人中，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寥寥无几，而芬利正是其中之一，因此他受到的迫害尤其值得注意。

从事商业出版的维京出版社向芬利提供了一份合同，请他撰写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希腊史，但芬利连第一章的初稿都未能完成。荷马史诗中的历史维度吸引了他，让他转而写出了《奥德修斯的世界》。这本书在学术界内外一鸣惊人。就在出版当年，也就是1954年，他意外地收到了一份工作邀请，来自英格兰的剑桥大学。要不是美国的反共主义者让英国人提防他，芬利还有可能得到一份牛津大学的工作。这是牛津的损失，却是英格兰之幸。在1986年去世之前，芬利一直留在剑桥，并成为20世纪后半叶英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古希腊史学者。他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正如芬利本人所指出，《奥德修斯的世界》是第一次将荷马史诗视为历史文献的研究尝试，而荷马史诗又是关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希腊人生活最重要的资料。他在阅读荷马史诗的过程中运用了20世纪早期社会科学的一些根本概念，尤其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所阐明的那些。韦伯提出的概念是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不同于社会阶级或种族身份；波拉尼则提出了作为一种社会交流形式的赠礼（gift-giving）这一概念。这两种观念都不见于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著作，却与芬利在他身为共产主义者的十年中所吸收的几种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没有冲突。首先，他相信荷马史诗所描述的希腊世界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级。其次，他认为虽然这个古老的年代远远早于任何城市无产阶级或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其

中却有某种程度的阶级意识——尽管还没有出现阶级斗争。他最后提出：作为恩格斯的社会发展五阶段中的第二阶段，奴隶社会已在古希腊早期出现，却还没有获得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后期的成熟形态。

芬利为出版于1965年的《奥德修斯的世界》修订本撰写了导言，并在导言中这样解释：本书描绘了“一幅社会图景，基于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细读”；并且，这幅关于“社会体制与价值观”的“图景”是自恰的，也是自成系统的。这些提法表明了芬利的雄心：他要为荷马史诗提出一种在人类学上和社会学上站得住脚的解读，尽管荷马史诗实际上是由一名或多名歌者创造的两部冒险故事，而这些歌者基本上或者完全没有将两部史诗转化成书面形式的有利条件，而是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对或多或少是想象的内容进行了创作。在处理这些素材的过程中，芬利放弃了它们与古希腊诸近邻的早期文学之间的比较，从而将自己置于一个不利的位置上。例如，他完全没有提及古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作为替代，他所比较的是古希腊和原始社会。芬利的方法是实证主义的：他完全可以像别人一样，把讲述当成事实，把事实当成比较对象。此外，他也没有掌握大量用以验证荷马史诗的考古学证据——这至今仍是历史学家们面对的难题。

尽管如此，《奥德修斯的世界》仍然做出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正确论述。在此前两千多年的荷马研究历史中，这些观点从来不曾出现过。在本书的49页，芬利评论道：

一道水平方向的深邃鸿沟将荷马史诗(的世界)分成两半。

位于分界线之上的是 *aristoi*……其他所有人则位于这条分界线

的下方。……除了在战争……等不可抗的事件中，鲜有人能跨越两个阶层之间的鸿沟。……主要分界线之下还有各种细分，然而，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主要差异相比……其他分界线都显得模糊。

按照马克思对这一提法的理解，芬利所说的 *aristoi* 指的是一个统治阶级，然而他们并不是这个希腊语词似乎暗示的“贵族”。相反，这些人是牧人，是海盗。他们掌握的生产技能相当有限，而且掌握得不好。位于“主要分界线之下”的人群并不能简单地被归为奴隶、农奴或受雇者。芬利对他们的描述所根据的是他们的韦伯式社会地位和他們所从事的工作。不过，阶级分界线仍然存在，而芬利是第一个指出这条分界线的位置和划分对象的作者。

为了描述荷马史诗中的社会，芬利创造了“阶级、亲族和 *oikos*（家庭）”这一公式。这三种社会分类之间的关系解释了为何阶级斗争没有出现。尽管 *aristoi* 构成一个阶级，但他们又进一步按亲族和家庭划分。出于同样的原因，全体人口中的从属群体也和贵族家庭有联系，并且彼此之间还有亲族关系。赠礼行为则可以帮助君王和贵族招募并供养支持者。

在这种复杂的状况下，斗争既会发生在阶级内部，也会跨越阶级分界线，但那并不是阶级斗争，因为 *aristoi* 从不陷入与芬利所谓的“主要分界线”下方的广大群体之间的矛盾。芬利认为：某些君王和平民反而可能与贵族及其家臣发生冲突。这样的冲突很快导致荷马式君主制的崩溃，而寡头制或民主制的城邦也随之出现。

芬利也是最早强调荷马史诗中的奴隶制问题的作者之一。更早

的学者则倾向于低估或无视这一现象。在奴隶欧迈俄斯的一次抱怨中，我们可以看出奴隶制对社会和阶级意识造成的冲击。欧迈俄斯声称：在沦为奴隶那一天，人会失去一半良好的德性。（《奥德赛》17.322-3）。在他早年所写的一篇评论中，芬利就曾谈到过古希腊的奴隶制，但在《奥德修斯的世界》里他才第一次就奴隶制问题展开详细探讨，而这一问题也成为他的主要关注点之一。长久以来，古希腊史领域一直以对英雄和公民的研究为主。芬利关于奴隶制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人数众多的底层而不是占少数的顶层，是他为将古希腊史转化成关于全体古希腊人生活中每一种元素的历史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毫不夸张地说，古代研究中的社会史这一领域正是芬利的创造。《奥德修斯的世界》在此前研究古希腊的历史学者那里找不到先例。同样地，我们也无法在研究罗马和古代近东世界的历史学者那里为它找到先例。

芬利的另一个主要贡献在于经济史。在这个领域中，他将“阶级、亲族和家庭”这一范式应用于古典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更为先进的城市经济。正如他在研究荷马时所做的那样，他在此项努力中主要依赖文学文本，并因此无视钱币学和其他专门研究。这让他更容易遭到如下批评：他低估了古代经济史后期的原始资本主义元素和理性主义元素。尽管如此，《奥德修斯的世界》仍能帮助我们了解芬利关于经济的思考，一如它帮助我们了解了芬利的奴隶制研究。

我还想就芬利的写作风格说两句。他的行文特征鲜明，刘淳和曾毅这样的译者完全可以把握。这是一种生动、直接而又诚挚的风格，反映了身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纽约人，特别是演讲者的芬利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造就这位影响深远的学者的，既是20世纪中叶的英美知识界环境，也是他多年的社会活动生涯。

关于芬利的简要参考书目

- Finley, M. I. 1952. *Studies in Land and Credit in Ancient Athen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1954. *The World of Odysseus*. New York: Viking Press.
- 1965. *The World of Odysseus*. New York: Viking Press. Revised edition.
- 1973. *The Ancient Econom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n Press.
- 1998. *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 Expanded from the original 1980 edition and edited by Brent Shaw*.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 Harris, W. V, editor. 2013. *Moses Finley and Politics. Columbia Studies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no. 40. Leiden: Brill.
- Naiden, F. S. and R. Talbert, editors. 2013. *Moses Finley in America: The Making of an Ancient Histor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35, no. 2.

F. S. 奈登 (F. S. Naiden),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2018年9月

序言一

——M. I. 芬利 (Moses I. Finley, 1978 年版)

对一名作者来说，为一本 22 年前首次出版、已经以 10 种不同的语言屡次重印的书的新版作序是一件让人难为情的事。这本书已经在无数书籍和文章中被引用、讨论、攻击，并被其他研究社会和观念的历史学家们视为研究的出发点。本书以含蓄的方式提出了一些方法论问题。如果为了对这些问题或其他争议话题进行论辩而将文本拆得七零八落，那将是错误的做法。要了解这些内容，读者可以参阅这一版新增的两篇附录以及书末关于参考文献的文章。

本书文本本身必须自成一体，保持它一直以来的样子：它是一幅社会图景，基于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细读而描绘，并辅以对其他社会的研究以帮助澄清诗中一些模糊之处。史诗中的社会体制与价值观构成一个自洽的系统。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个系统极为异质，却并非不可能，在现代人类学的经验中也并不陌生。那种认为后世的古希腊人和 19 世纪的古典学者们只能依赖譬喻和象征“解读”的方式来理解它的看法是错误的，而认为史诗叙事从头到尾就是一连串虚构的说法同样站不住脚。

荷马研究领域已经有了著述数量无法节制的不良名声。在迈克尔·文特里斯 (Michael Ventris) 成功释读了线形文字 B 泥板之后，

浩如烟海的发表作品又让这种状况变得更加严峻。在过去的 25 年中，有一些专家在荷马研究领域和迈锡尼研究领域的阅读比我更多，更有规律，更成系统，但这样的人应该不会很多。因此，如果本书的这一新版并没有大面积的更改，我就应该为此做出解释。我从不仅仅为了风格上的改善而重写任何东西，也不会仅仅为了重写而重写。我修订了错误；一旦有新的信息或新的洞见为我所知，并且看上去符合我的讲述，我也把它们添加进来。然而，对那内容丰富的三章，我并未发现任何做出重大修改的理由。相反，我认为这几章中所描绘的图景在晚近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1974 年，我对古典学会发表了一篇主席致辞（附录 I），提出第 3 章中关于普通人的讲述尤其需要重新审视。然而即使是这一章，最后我仍未发现更好的或者其他的组织方式，只能在措辞的细微之处做一些小小修改。

在其中一个主题上，这种支持是如此之强，使我可以放手进行大量的删节。50 年代初我写这本书时，人们普遍相信奥德修斯的世界大体上就是迈锡尼世界，而迈锡尼世界则在公元前 1200 年前后突然湮灭。一小撮持不同观点的异端在论争中处境艰难，而我正是其中之一。1956 年，我添加了一篇附录——“关于荷马与迈锡尼泥板的笔记”。这篇附录出现在本书后来的各个版本中。今天，尽管人们仍然常说《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反映了迈锡尼社会，但这已经不再是一种严肃的主张了。我们需要注意到：它只是一种现代的建构，不为任何古希腊人所知。对线形文字 B 的释读，再加上考古发现，已经摧毁了老旧的正统观点。由于这个缘故，我删去了那篇附录，不过我仍然想要指出：对社会体制和社会历史的恰当关切走在了前面，引领了后续的文献学和考古学发现。

与此相较，关于口头诗歌及其技巧的内容变更（头两章中）虽然数量不多，却相当显著。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的发现为我们关于英雄诗的理解带来了一场革命。我最初写作这部分内容时，他的发现正为英语世界的学者们所消化，在其他地方还基本无人留意。从那时到现在，这一领域已经发生了长足的进步，而我也因此对我的文本进行了修订。这就是说，在一个依旧争论不休的主题上，我选择接受了那些自己最能认同的观点。关于它的争议集中于所谓“程式化内容”的相对稳定性或不稳定性、每部诗作的结构统一性以及那让我们所见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得以流传的诗人（们）的创造天赋。

不过，我仍然保留了对来自一些现代作者、如今已经“过时”却仍然不失正确的观点的引用，以对那些在一开始影响了我的思考的作者表示再次感激。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要再次感谢我在初版中提到过的那些朋友们：C. M. 阿伦斯伯格（C. M. Arensberg）、内森·哈尔珀（Nathan Halper）、赫伯特·马库斯（Herbert Marcuse）、马丁·奥斯特瓦尔德（Martin Ostwald）、弗里德里希·索姆森（Friedrich Solmsen），还有已经过世的帕斯卡·科维奇（Pascal Covici）和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

M. I. F

关于荷马史诗引文的提示

本书所有来自两部荷马史诗的引文都以卷和行数标示。《伊利亚特》中的各卷以罗马数字标明；《奥德赛》各卷则使用阿拉伯数字。这样一来就不必每次都提及引文是来自哪一部史诗。

序言二

——马克·范多伦（Mark Van Doren, 1954 年版）

芬利先生向诸位荷马读者奉献了一项服务，其中最值得称道之处正是这一奉献过程的谦卑与克制。这一服务甚为紧要，然而芬利先生从未声称自己的成绩超越了自己许下的承诺——即对荷马眼中自己的英雄们所属的人类社会进行大体的描绘。当阅读不是自己所在时代的故事时，我们有必要了解这样的事实，即有必要认识到那些时代人们的行为动机和道德，它们与我们认为存在于自己同代人中的行为动机和道德不同，不论这种差异的性质和程度如何。然而，我们很可能被一类打算完成这种任务的学者迷惑——他出于自己学识的骄傲，认为没有他的帮助，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种故事，或者无法感受到故事的力量。芬利先生拥有学识，却没有这样的傲慢。他从未错误地假定：我们的那位最伟大的故事讲述者一心想要传达一套行为动机和道德，而如果不用考古学来加以简化，这些动机和道德就无法为我们所理解。芬利先生很清楚：如果以上的假定为真，荷马就不会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他同样很清楚：奥德修斯和阿喀琉斯与我们只有程度上而非类型上的差异；他们从前是，现在也都是奇特之人，然而仍能为我们所理解；事实上，他们身上永远都有那种我们认为一切故事中（哪怕是当代故事中）的英雄都应该拥有的奇特性，同时也另有